（上接第9版）

● 创作谈

《鄂伦春的熊》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

《鄂伦春的熊》由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与画家九儿联袂创作、接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两位作者继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鄂温克的驼鹿》后再次合作的、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故事。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九儿

Q：该书有着怎样的创作缘由？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我给自己的定义是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目前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及大兴安岭森林地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迁、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我的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及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小说形式重构北方少数民族的荒野文化，包括使鹿鄂温克人的驯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等。我创作的作品描述的都是人和动物在大自然中发生的一种关系，寻求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孩子们可以通过我的作品了解中国北方荒野的历史与文化，意识到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人类与所有的生命共享自然。

鄂伦春曾经是游猎于大小兴安岭森林中的狩猎民族。我认识的第一个鄂伦春人，是作家空特勒。她的长相酷似我已故去的奶奶，所以我一直称她为“空奶奶”。认识空特勒时，鄂伦春人也像使鹿鄂温克人一样，放下猎枪走出森林，不再狩猎。使鹿鄂温克人因为驯鹿的羁绊，仍然生活在森林中，而鄂伦春人缺少像驯鹿这样可以与森林联系的纽带。

我是通过空特勒回忆录式的讲述了解鄂伦春这个森林民族的。她在讲述时极其善于描述气味——森林、树叶、雨后的泥土、风……一切都有其独属的气味。这种形容能力是一种我难以企及的天赋，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浑然天成的能力。毕竟她是降生在森林中的最后一代鄂伦春人。

《鄂伦春的熊》改编自我的短篇小说《睡床垫的熊》。图画书是我的文字作品之外的一种补充和注释，我也特别感谢九儿赋予我的文字新生命。《鄂伦春的熊》中，那些负载着生活的场景如今不会再有了，作为创作者，我们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

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孩子读完我的书，把书合上时，能感受到从中国北方旷野吹来的风。

Q：该书有着怎样的创作过程与花絮？

九儿：几年前我无意中读到《睡床垫的熊》这篇看似平淡的小说，被故事吸引，画出来也满足了自己的期望。

《鄂伦春的熊》是一本现实题材的图画书，故事节奏比较舒缓，没有汹涌激荡的冲突，更像是一次欢畅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书中在熊出现之前做了漫长的铺垫，因为无论对于书中的阿雅还是读者，真的像一次关于森林的旅行，需要等待和耐心，一路走去才能发现隐藏在森林中的宝藏。书中，爷爷带着阿雅到森林深处去看熊也正是如此，而且这种森林之旅对于阿雅也不是第一次，所以一路上她和爷爷一样，只是安静地前行。

一篇小说经过创作成为图画书，阅读的群体和展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文本作了一些适应性修改。小说中有很多片段是阿雅的记忆不断地闪回，出现了现在与过去时空交替的情节，图画书并不方便呈现也不利于年龄偏小的孩子理解，所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情节作为发生在同一个时段——他们在森林时一路上发生的事件来呈现。这条路很长，展现的森林遥远而广阔，他们看到了很多动物，当然有时是动物看到他们骑马走过。画面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这些动物，这在图画书中并不稀奇。我想要表达的是爷爷对待熊和自然的态度，作为生活在森林中的鄂伦春人，他们狩猎，但只猎取生存所需的食物。他们不贪婪、不滥杀，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这是鄂伦春人的森林，也是所有动物的森林。

在我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合作的《鄂温克的驼鹿》中，老猎人最终将收养多年的驼鹿送回到森林深处，而《鄂伦春的熊》中的爷爷对待熊的态度是“敬畏并保持距离”，让熊远离人类留下的痕迹，让熊睡在应该睡的地方，而不是人类的床垫上。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来了解这个民族，让我有更丰富的素材为书中人物作比较合适的形象设定。

开始创作前，我先确定这本书的主色调。故事讲述的是北方森林秋天到来的时间段——熠熠生辉的秋天的林地，白桦林金黄的叶子开始飘落，松林仍然是绿色的，灌木则呈现出夸张的红色……还有鄂伦春人特有的质朴的服饰色彩，和整个故事轻松愉悦的基调相一致。于是我选择了一种柔和而艳丽的黄为主色调，这种黄色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像秋日里温暖的阳光。

风格上，我也做了很多尝试。某些绘画技巧我不是很擅长，因为之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所以在创作中我依然保持着小时候那种单纯地想要把什么画出来的状态。在用一种风格完成了一部作品，也在作品中实践了这种风格以后，我再开始一本新书的创作时，会尽量避开这种风格，否则会失去创作热情。虽然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我依然保持偏写实的画风，但是在材料选择和整体感觉上，会尽量做不同的尝试，希望多少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融入其中。

对于《鄂伦春的熊》，我选用了颜色明亮沉稳、具有东方韵味的国画颜料，在裱了宣纸的卡纸上进行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国画的一些创作方法，过程还是很艰难的。创作过程中画废了一张又一张，画着画着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用的是什么颜料和哪种纸。但是我感觉这样很好，颜料和纸是为最终呈现的画面而服务的，用它们画出的这些画，只要可以好好讲故事，就足够了。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内核，无论是暗示还是直接表露。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认知会在他们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像书中的熊，“在这个夜晚，母熊会带着自己的小熊进入阿雅的梦境”。就是不知道，小熊们会梦见什么……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鄂伦春的熊》创作即将完成时，我一再恳求九儿增加全书最后一个画面——冬日森林树下洞穴中冒出淡淡的白色气息。但九儿认为全书展现的冬日森林画面已经足够，无须再增加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画面。画家已经赋予文字新的生命，这属于创作的一部分，我必须尊重。

但这本书的读者——我想应该主要是孩子。他们会思考最后熊去了哪里。在漫天风雪的森林里，它们是否有一个可以存身的地方。于是我再次提出这个请求，这一次我的理由是充分的——为了温暖孩子们的内心。

于是有了这个小树洞，树洞口有白色的热气冒出来。树洞中黑暗，但温暖。小熊蜷缩在母熊的身边，安稳地完成自己一个个梦的旅行。这个画面也是向空特勒——空奶奶致敬的。

●编辑手记

《你好，小雨林》上市至今收获业内外诸多奖项和好评。该书是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2021级学生刘杉峰的毕业作品。2021年7月，我和启发原创团队的伙伴们一起去央美观看绘本工作室毕业展，当时，杉峰为作品取名为《谧境》。

我们被作者笔下“树懒雨林”的画面所震撼，被作品独特的创意和艺术表达方式所吸引，当即联系到作者，表达了合作意向。

刘杉峰在上海书展作新书分享

很多小读者坐在地上认真聆听

《你好，小雨林》独创性使原创作品有生命力

■**张文葳**（启发文化主编、原创图画书策划编辑）

2007年成立以来，启发文化引进大批世界一流、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儿童绘本。刘杉峰最喜欢的大卫·威斯纳、安东尼·布朗、新宫晋等大师作品中文版都由启发引进，他读过很多启发的优秀绘本，信任启发的专业能力，很希望能与启发合作。

刘杉峰介绍，该作品缘起于他大学时名叫“我的动物形象”的课题，当时老师让他们寻找喜爱的动物，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创造属于自己的动物形象，他找到的正是树懒。他做了大量调研，发现树懒身上有很多特点非常有趣，激发了创作灵感，于是有了这个在树懒身上生长雨林的奇妙创意。

从构思到反复修改故事，再到选择、确定画法，用艺术的方式呈现，杉峰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但他和我们都认为，由于时间所限，当时的作品未达到最佳效果，从故事到画面，都还有修改完善的空间。启发文化专注于“以尊重儿童的心，做最好的童书”，总经理曲小侠要求我们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只做精品，用好书与读者相遇。于是我们和作者达成共识，尽我们所能把作品打磨好，再将它推出面向读者。

作品从树懒、树懒蛾、绿藻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出发，展开艺术想象，这个创意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方面，主题能激发读者探索自然的热情；另一方面，其中蕴含的“一花一世界”的哲思，能引发更深思考。但如何把创意很好地传递给儿童读者，是要思考的重点。作者初稿的艺术性很强，但故事线相对薄弱，主角小蛾子的形象也较潦草。对于读者来说，无论传达知识还是哲思，首先要有趣，让他们想要读、喜欢读。

带着目标，我们和作者重新为主角树懒蛾设计形象，增加细节，也为他们增加很多虫子朋友，重新梳理故事线，反复修改故事版，丰富作品的叙事性。过程中，作者却遇到瓶颈，主角树懒蛾的形象反复画很多稿，我们都不满意。编辑团队一起给他找了很多参考，反复开会沟通，引导他站在儿童视角创造角色……一遍遍修改后，作者终于渐入佳境，小蛾子灵动、传神，充满儿童趣味，我们都很满意。作者感叹，如果不是编辑“逼”他，恐怕无法做到这么大的突破，甚至觉得自己的画技都更加精湛了。

这样对细节精益求精的修改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议作者在最后加一页图画，把镜头拉远到地球之外，把视角拓展到更宏大的宇宙，增强对比，用图画语言把“一花一世界”的哲思表达得更加明确、清晰……我们花了近两年时间修改打磨，不断克服困难，作者和编辑密切沟通、合作。苦恼过、痛苦过，也着急过，但如今，《你好，小雨林》赢得读者喜爱，一切付出都值得。

《你好，小雨林》能获得认可，首先有赖于独特的创意。独创性是原创作品最具生命力的关键要素。“树懒雨林”这一独特创意依托于自然，又超出自然，拓展了想象边界。主题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让绘本独具魅力。其次，不同寻常的绘画语言，也让它脱颖而出。绘本的图画绚丽，不仅铺陈广阔壮美的大场景，也在每个细节呈现丰富细腻的肌理。这种特殊的画法是作者试遍几乎所有他能想到的绘画材料后，才找到的。他用大幅木板作画布，先涂上石膏打底，再耐心细致地用多层颜料薄涂，这样，用底层厚重的自然肌理和多层薄彩带来的光色等丰富变化进行调和，将雨林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天色变化，以及不同天气的自然景观描绘得淋漓尽致。

这还是一本极具互动性的视觉发现绘本。作者设计各种隐喻十足的画面，巧妙地将树懒藏在每幅图画中，用尽巧思，让读者每翻一页，都会发现更多线索，最后恍然大悟，原来树懒的身体正是这座美丽的小雨林……增加了绘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后期策划产品时，我整理了树懒、树懒蛾和绿藻之间生态关系的科普知识，放在导读册里，介绍藏在树懒皮毛里的微型生态系统。以书为媒，激发读者对大自然的好奇和兴趣。此外，为了提升阅读体验，我们特意以“树懒雨林”地图为基础，设计了一套“小雨林探险棋”随书附赠给读者。

每个环节我们都尽心尽力，以读者需求为出发点，为作者赋能。该书出版时，杉峰正在日本武藏野大学读书深造。我们与他协商好时间，在他假期回国之际，在首都图书馆和上海书展分别举办新书分享活动，请他与读者交流。两场活动反响热烈，新书签售环节，现场读者排起长队，我们带去的书很快销售一空。

作品受到读者喜爱，是编辑最幸福的时刻。策划优质童书，就要以儿童读者为本位，去发现、策划符合儿童发展需求、符合儿童阅读趣味的作品。此外，要发掘、策划有独创性，有社会价值且兼具艺术性的选题，并用专业能力为作者赋能。编辑要做好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陪伴、帮助作者把作品打磨好，从读者需求出发，用产品思维、用户思维打造产品，用优质童书回馈读者。

启发原创目前已出版的作品还不够多，但我们以整个团队之力，与作者并肩而行，共同成长，尽心尽力地打磨每部作品。期待能用更多原创好书与读者相遇。

决定引进《失明的导盲犬》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该书绘者乔·托德-斯坦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绘本作者。他以绘本形式重新演绎的“世界神话冒险故事”系列让我感叹他高超的画面叙事能力。因此，当看到他能够在一本100多页的图像小说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叙事才能时，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来样张，开始阅读这个故事。

《失明的导盲犬》：世界不只是一种“看法”

■**童潇骁**（浙江文艺出版社文化读物中心编辑）

对乔·托德-斯坦顿的期待让我有打开这本书的动力，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故事本身以及它所引申出的话题：当我们最习以为常的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失效后，该怎么办？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究竟由什么决定？

讲一个关于“失明”的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显得沉重、“黑暗”，至少会小心翼翼。如果讲述对象是孩子，则会更加紧张。但在《失明的导盲犬》中，我却很少看到这种紧张——可能只有在导盲犬熊熊失去视力那一刻，我也如坠黑暗。这要感谢作者选择的讲述方式，即用童话般的方式来讲述一只导盲犬的冒险故事，可能让我们不会当真，同时期待真的会有魔法能让它重见光明。

作者选择一只导盲犬，而不是其他别的动物失明的原因还有——它让主角的行为动机有了强有力的支撑，也让这个幻想故事有合理前提。只不过，这被刻进DNA的使命感令人感到敬佩与心疼，因为真实地存在于每只导盲犬身上。从熊熊发现自己看不见到他决定要去寻找“不用眼睛也能看见”的魔法，其实没有花太久时间。熊熊的动力来自一种导盲犬的本能。从接受训练开始，导盲犬就放弃了自由的天性，被教导在服役期间尽职尽责，真正成为主人的眼睛。

熊熊和主人帕特里克在一起时的日子是严谨规律的。哪怕熊熊已经足够随机应变，性格跳脱到能带着帕特里克“飞”，但每天的所见所闻仍然大同小异。因此，“重见光明”之旅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家”冒险。经历过种种冒险，熊熊发现原来世界远比想象的丰富。而所谓“不用眼睛也能看见”的魔法就是用其他感官去感受世界。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魔法，只不过我们常常忽略了除眼睛之外的感官。

对于拥有正常视力的人来说，视障人群如何看世界就像是一个让人又好奇又恐惧的秘密。《失明的导盲犬》用多线并进的叙事手法和充满想象力的画面展现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全书大致可以分成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导盲犬熊熊在失明后寻找“不用眼睛也能看见”的魔法，另一条是帕特里克发现熊熊不见了后去寻找他。熊熊的故事线中，作者设置了两个不同视角来展现他对世界的认知。一个视角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样貌，另一个是熊熊失明后，在脑海中形成的“失真的世界”。两种反差创造的或浪漫或幽默的情节都是作者进行了大量采访，以及受到视障人群的真实经历启发而来。

一些中途失明的人，可以凭借记忆、环境中的线索，以及想象力，在脑海中构想出画面。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为此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内视力”。假如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大家看世界的方式其实并不仅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历，以及最重要的：我们是谁。

至于乔·托德-斯坦顿的画，一如既往地展现强大的叙事能力。这次，他甚至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纸上动画电影。《失明的导盲犬》中，乔·托德-斯坦顿创作了非常详细的画面，尽量让儿童读者不用脑补太多信息，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画面。这种电影分镜式的画面转换让故事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流畅感——让人仿佛置身影院，跟随光影流转，沉浸其中。

乔·托德-斯坦顿也延续了其对色彩的大胆运用和在同一作品中使用数量有限的颜色的创作习惯。在表现帕特里克和熊熊在一起时，他使用了橙色、黄色等暖色，而在表现熊熊在脑中构想的世界时，他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作为背景，以白色勾勒环境，展现出其与真实世界的区别。每每即将从真实世界切换到构想世界时，乔·托德-斯坦顿使用的颜色都是偏暗冷色，让两个世界之间的切换更加自然，也提醒读者做好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熊熊的构想世界中出现的其他角色，比如他“看”到的石头，都用的是真实世界中的颜色。这不仅表明了熊熊失明后是在调用对以往生活的记忆构建眼前景象，更暗示失真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分明。

《失明的导盲犬》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熊熊和帕特里克的故事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能从网上看到许多关于导盲犬的争议视频，例如“导盲犬被公交或者出租车拒载”“导盲犬被一些酒店或饭店拒之门外”。或许因为工作特殊性，导致只有视障者才能明白它的珍贵。

实际上，导盲犬与军犬、警犬、缉毒犬等一样，同属于国家相关法规认定的工作犬，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因为培训成本昂贵，全国只有几家训练基地，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公益援助维系经营，加上导盲犬的生命周期短暂，全国在役的导盲犬只有200多只，对于1700万视障人士的出行需求来说可谓杯水车薪。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携带导盲犬出行的视障朋友，建议大家坚持“三不一问”原则，即不喂食、不抚摸、不打扰，问一下视障者是否需要帮助。

编辑《失明的导盲犬》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原来中国是世界上视障人群数量最多的国家，包含低视力和失明人士在内的总人数高达1700万，超过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其中视障儿童和青少年有近30万。因为出行困难的问题，他们总是无法被我们“看见”。

但是与视障人群大量接触和交流后，我们发现，因为专注，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丰富的创意和想象力……《失明的导盲犬》中，帕特里克就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充实的生活。希望有更多的人翻开《失明的导盲犬》，去关注导盲犬和视障人群，也能明白世界从来不只是一种“看”法。